觸覺敏銳、關心教育、熱忱服務
——訪本會朱家源秘書長



左起：王寶明副會長、嚴元浩副會長、張浩然會長、朱家源秘書長及周國華常務副會長合影

香港蘇浙滬同鄉會人才濟濟，雲集各行各業的精英，從事網店的朱家源秘書長便是其中一員。朱秘書長祖籍浙江寧波，祖父輩已從寧波往上海做學徒學習營商，父母於上世紀五十年代移居香港，在香港從事化工原料代理，而朱秘書長卻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

朱秘書長說他是在香港完成初中學業後才前往加拿大升讀高中，後又負笈美國，在南加州大學取得電腦科學（Computer Science）學士學位。於1986年大學畢業時，適逢當時加拿大中文電視台正在多倫多市大力發展華語市場，因此他便留在加拿大，並加入了加拿大中文電視台從事將所有節目及廣告的編排工作進行數碼化，後來又為公司設計了計算廣告收費的軟件。離開加拿大中文電視台後，朱秘書長加入了當時世界八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羅兵咸（Price Waterhouse）在多倫多的會計師事務所的資訊科技顧問組（Information Technology Group），主要的工作是為羅兵咸的客戶進行電腦化的諮詢及整合服務。

八十年代內地改革開放帶動了香港經濟起飛，很多香港工廠將生產搬上大陸，但正因為產能大增，對塑膠原料的需求亦相應增多，作為本地唯一塑膠原料生產商陶氏化學的香港分銷商，朱秘書長父親的業務亦快速增長，所以要求他回香港，而他毅然放下在美加的事業基礎回港進入父親的公司學習。但隨著中國於21世紀開始成為生產大國，國內本地生產製造廠越來越成熟且具競爭力，香港的塑膠原料供應行業亦逐漸式微。朱秘書長說，雖然改革開放初期對塑膠原料的需求非常大，行業的利潤亦可觀，公司的訂單雖多，但因為行業主要是賒數，所以資本大，同時也代表風險高，必難以長久維持，2010年代中，他留意到塑膠原料供應行業的大勢已去，故決定在方興未艾的網上零售市場中尋找商機。

其實他的公司在千禧年已開始嘗試尋求多元化發展。起初公司與一些國際知名的電腦軟硬件公司（如IBM、HP、微軟等）合作成為他們的商業伙伴，為一些商業客戶提供系統整合諮詢服務，但隨著市場競爭日益劇烈及電腦工程人才的缺乏，他唯有再次在其他市場另覓機會。於2010年代中，他便開始開拓網上零售市場，成立專門銷售瑞士製造的護膚產品的網站。創立初期可說是困難重重，除要花了許多時間上課學習數碼營銷，又要不斷向朋友們討教護膚品及零售的知識，幸好得到一個機會被香港貨品編碼協會（GS1 HK）邀請加入成為其屬下的中小企諮詢委員會的委員，除了可利用自己多年來的營商經驗為香港中小企出一分力外，亦可跟一班零售界的老行專學習，為自己增值，從而加速新業務的拓展。

談及加入同鄉會，朱秘書長說他是在2010年加入同鄉會的。主要原因是父親與故周伯英會長在五十年代已相熟，每月都有聚會，雖然父親沒有加入同鄉會，但一直有聽到周家伯伯談及同鄉會的事物，知道同鄉會是一個真正為社會服務的機構。適逢當時周家伯伯希望找一些年輕而有心的同鄉加入同鄉會服務，所以當年父親是這樣對他說：「其他的聯誼會參不參加你自己決定，但是香港蘇浙滬同鄉會你必須加入，因為這個會與其他的不同，是真正為社會服務的，非常有意義。」筆者打趣說，朱秘書長這是代父從軍呀！加入同鄉會後，朱秘書長深受同鄉會先賢們篳路藍縷、胼手胝足創立同鄉會的精神感召，深深體會同鄉會既要聯絡鄉誼、團結各業鄉彥，同時更將服務同鄉推及服務香港社會大眾，對香港社會福利事業貢獻良多。他說當年加入同鄉會之初，他曾對故周伯英會長說，自己什麼都不懂，怕幫不上忙。他深深記得當時周伯英會長跟他說，祇要願意，就一定可以幫上忙，那怕祇是影印，也可以省下請人影印的費用，每人多做一分就可省下一分資源，同鄉會的每一分一毫都要用在同鄉會的社會服務上。這也是香港蘇浙滬同鄉會的特別之處，所有加入的會董都很清楚自己的責任，善用自己的特長，祇求付出不求回報，因此大家即使非常忙碌卻都樂意服務，特別是開會時間，即便再忙也要盡量撥冗參加。正因為同鄉會的會董各盡其才，同鄉會才能集中資源做不同層面的社會服務。現時同鄉會屬下有三所中學、一所小學、幼兒及幼稚園，一間醫療中心、兩家安老院，涵蓋範圍包括教育、醫療、安老等等，同鄉會不但造福同鄉，更推及至香港社會大眾，他為自己是同鄉會的一份子感到驕傲，所以他非常感激當年推薦他加入成為會董的故周伯英會長及給他機會深入參與會務成為秘書長的現任張浩然會長。朱秘書長提到兩位會長時深表敬佩，尤其是兩人對會務事必躬親，親力親為，特別是張浩然會長，幾乎所有的會議都能見到他的身影，乃各年青會董的楷模。

多年來，朱秘書長積極參與會務，為了更瞭解同鄉會，他歷任不同的委員會，現時他除了是同鄉會秘書處的秘書長、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醫療委員會委員及出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外，還是葵涌蘇浙公學的校董。他說他祖父輩已注重教育，因為教育非常重要，是一切的根本，也是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原動力，所以當年祖父在上海攢到錢第一件想起要做的事便是回鄉開辦了一所小學。今天他自己有幸成為葵涌蘇浙公學的校董，加上自己的學習經歷，所以他對教育也非常關注。疫情期間，他關心同鄉會屬下師生的安康，便夥同吳德龍副會長聯絡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不辭勞苦為同鄉會屬下師生送上健康湯包，期望他們能增強抵抗力。談起香港的教育，他說過去殖民地時代，傳統精英教育乃為了殖民管治的需要，培養的是（Administrative Officer）政務主任的人才，這種填鴨式教育對一小部份人來說，是承受得了，他們可以像海綿般不斷吸收，成為精英；但可惜大部份人都未必能接受得到這種學習模式。朱秘書長認為對大部份的人而言，教育的最終目標應該是幫助他們發揮潛能，所以學生是教育的中心，學校是為學生而設，老師是為學生而教，教育應該以學生為本。他以自己為例，在香港求學時，一直成績平平，從來沒有期望自己考得好成績，但去了加拿大後，卻可以進入精英班，他分析自己的轉變主因在於兩地的教育差異。他說自己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讀高中時，當地學制是有十三班，但其他省份卻沒有，因此他特地前往教育委員會（School Board）取得考取大學的詳細學歷要求，卻被他發現了制度上的漏洞，使他可以提早一年完成所需的學科要求，進入大學。雖然加拿大教育委員會瞬即修補漏洞，卻仍然批准他可以乘漏洞之便，提早畢業。而這十三班的文憑還為他爭取到美國大學的學分豁免，使他在美國祇用三年時間便取得四年制大學學位。所以，美、加的教育彈性大，做到以學生為本，沒有僵化的規矩，學習環境變輕鬆了，學習容易有成功感，學習動力也相應得以提升。他提及同鄉會屬下蘇浙公學國際部的創立是一個甚具前瞻性的決定，為香港莘莘學子提供了另一個的選擇。他特別提及他的大兒子，初小時在傳統名校的小學就讀，但成績實在強差人意，他發現孩子並非學不懂，祇是不適應傳統的學習模式，因此他毅然把兩個兒子都轉到蘇浙公學國際部，自此大兒子得以脫胎換骨，後來去了英國讀法律，小兒子亦在英國完成會計及金融大學課程。今天倆兄弟皆學成歸來，大兒子正在香港的律師樓實習，小兒子亦加入了香港羅兵咸永道（PWC）。他認為大兒子的轉變源於學習模式的改變，國際部的學習模式使他在學習上得到成功感，讓大兒子成為了快樂自信的人。因此，朱秘書長認為教師不應把學生教成一個活動的書櫥，而是要教學生如何思維和發展潛能，畢竟知識的最終目的是學會解決問題，學習祇是取得知識的手段。他說，大學時，曾有一位教授告訴他，學歷架構中最高級的學銜叫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可為什麼叫哲學博士呢？是因為哲學博士必須具備自主蒐集知識、建構知識體系的能力，擁有創造新知識的能力。這種能力就是對知識的運用，是可靠的思維方式，也是各個學科共通的，所有的哲學博士皆能獨立進行研究，並對學術界有所建樹，也就是說，教育的最終目標是教學生如何思維。而要達標，首先要建立學生的自信和學習動機，所以學校應提供多元化的課程和活動讓學生各展所能。他說，很多家長和學生擔心參加課外活動會影響學業。其實很多研究指出，課外活動可以幫助學生激發腦部發展，從而提升學業成績。他和筆者分享了一個經歷：有一次他在寫程式時遇到一個難題，花了很長時間都未能解決，後來他索性放下工作跑去做運動，反而得到靈感破解了困局。他還提到多年前曾到葵涌蘇浙公學參觀同學進行機械人比賽，看到同學們積極投入的參與，以及學生因為渴望可以參加機械人比賽而加速完成其他作業的行為表現，他更肯定STEM、STEAM、STREAM等課程及其他課外活動對今天學校教育的重要。

短短一小時的訪問，從人生經歷談到教育，為人溫文謙遜的朱秘書長讓我在他身上看到香港人的靈活、洞悉先機及把握商機的特質，也看到了上海人的寬容和理性。他對商機的觸覺，對教育的關注和瞭解，對服務同鄉會的熱忱，皆值得我們仿效。訊

朱玉敏